

四書集註

論語

三

			一	漢
			五	書
			二	門
		一	二	
		六	二	
五	一	六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二	一		漢
六	五		書
函	二		
二	五	二	
三	二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522	
冊數	5 ( 3 )		
函號	276	5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  
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  
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  
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

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  
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又謂  
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  
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  
言如此不自知。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  
其過於文也。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  
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  
不及門也。從去聲。○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  
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

蓋不忘其相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  
於患難之中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李。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弁。目。其。所。長。分。為  
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  
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  
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  
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  
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辨。若  
有。德。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  
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  
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  
言。間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方。人。皆。信  
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

於外故夫子  
數而美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二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邪。有。道  
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  
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  
行。矣。  
○李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范。氏  
曰。哀。公。康。子。問  
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  
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顏  
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  
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  
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

論語卷六

○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聘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當請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痛傷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去聲。慟。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

為。夫音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薄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蓋顏路

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

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度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於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及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理。

四書

卷

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也  
○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音洛○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強而教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故因以戒之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日漢書引此句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仍因也賈事也王氏曰改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天音扶中去發發必當理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子程有德者能之

日言其辭之不扣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之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愈猶  
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勝也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  
○李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及歸於中道而已

論語卷之六

一五

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  
之。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  
此。每有為李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  
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  
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  
而告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視。故已絕之。而猶使  
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  
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  
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  
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  
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  
行。不徑不實。可參也魯。魯。銳也。程子曰。參也竟以  
以見其為人矣。參也魯。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  
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貴為貴也。尹氏曰。曾

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師也。辟。辟。亦反。○辟。便  
所以能深造乎道也。○辟。辟。謂習於容止  
少。識也。由也。嘒。嘒。五且反。○嘒。嘒。俗也。傳稱嘒者。謂  
實也。由也。嘒。嘒。俗也。○楊氏曰。四者性之稱。語之  
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子  
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子  
曰。回也其庶乎。屢空。空。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  
富。故屢至於空。置也。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屢。屢。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  
屢。屢。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  
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  
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  
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  
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  
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  
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

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程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出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也。○子路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之，赤

也。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尊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慮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慮其不稟命也。愚其於所當為者，遂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充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損生以赴之矣。損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

在則同何為而不愛其死。以聖臣人之鋒乎。○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與。非常也。曾猶乃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令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臣。謂備行己之志。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然則從之者與。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於大臣之道。然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

多其得入。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子路使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同。○賊。善也。言子羔質美。而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皆所以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子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



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卧反。○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然女勿以我長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或知爾，則何以哉？如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用也。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

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相去聲。○公西華志於禮樂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衆鄉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奇于。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開歌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火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言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

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以點

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

故哂之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

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與平聲下同。曾唯赤則非邦也與宗

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亦

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入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

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晒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三 凡二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

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己。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仲子曰。禮。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  
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  
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  
有要。視箴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  
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  
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我出好。吉  
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恠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  
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  
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  
察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  
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程子。故惟顏子得聞之。而  
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  
唯謹。獨使是守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  
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  
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  
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執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  
顏丹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  
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司馬牛問仁。子曰。其  
難。向。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也。仁者心存而不放。  
之弟。

故其言若有所然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  
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盡之  
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  
**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  
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  
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  
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揚氏曰觀此及下  
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  
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  
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欲以  
為仁之大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  
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  
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  
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  
**君子不憂不懼**  
向倦作亂牛常憂懼  
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

**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音夫  
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  
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  
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  
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  
有憂懼而強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排遣之也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  
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  
夫子  
**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  
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  
當順受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  
**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  
循其在己者故  
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  
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

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味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達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

浸潤之謂。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子貢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不離叛也。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去兵。信乎。則無兵而固守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

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疾時人文勝。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其皮也。去毛者，其質也。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猶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君若君臣之辭，用以足，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幸。民得其力，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

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信，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揚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牽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誠不以富亦祇以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詩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

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其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所以君臣之所以所以臣父之所以所以父子之所以所以父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出而人信服之。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射以信於人者由其義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鄉國不信其盟而信于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前言人自信之故也。不置諾所以全其信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

論語卷下

五



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無訟為難。○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出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李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

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也。○季康子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子思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耻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虐反。○為政者，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達乎

於人而行無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言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

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反○胡氏曰隱之字從心從匿蓋子曰善哉問切於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子曰善哉問切於為先事後得非崇德與以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聽鄙近利故

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  
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  
惟不自省已過而不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  
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  
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微忿所以辨感也。○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去聲，下如字。○愛  
樊遲未達。曾子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  
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  
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為子夏曰  
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曰：

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  
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  
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  
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  
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  
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  
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  
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其為事。如樊遲之問  
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  
未知其所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  
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子夏，則  
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子貢問  
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

四書 論語 卷之六

五十一

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厚矣。○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終

論語卷之七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朱熹集註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蘓氏曰：凡民而行。凡民之事。以身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仲弓為李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使小過。舉賢才。有司。衆職也。等。兼衆職。然事必先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而事。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

論語卷之七

一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馬於度反舍上聲  
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李氏爭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子  
 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茶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幸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實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則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取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之皆無父之人也其不

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  
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而  
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  
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  
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樊遲請學稼。子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種五穀  
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子所請小人之  
事者。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  
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反焉於虔反。○禮義信  
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  
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

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  
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  
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  
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  
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  
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  
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  
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  
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子曰。  
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  
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  
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

論語卷之七

子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

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且公粗略之意合聚也

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 ○子適衛冉友僕僕御

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曰庶矣哉庶衆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

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又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

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

受學唐太宗大名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

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期月謂一歲

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網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數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

記此蓋為衛靈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

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為邦百

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

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

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

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祀

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  
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  
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子  
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子  
曰。苟止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  
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  
聲。冉有時  
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  
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  
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  
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  
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  
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  
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定公問一言  
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  
之。問。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人之言曰。爲君  
難。爲臣不易。○當知知爲君之難也。不幾  
乎一言而興邦乎。○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  
戰。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曰。一言而喪邦。  
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言  
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  
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  
他無所樂。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惟樂此耳。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如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善而莫之違。



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第七篇。並見。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為莒

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莒。魯邑名。欲事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葉

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

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為去聲。○父

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譬

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

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

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

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辟面盎背。推而

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

此最先。先難次之。○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

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而巳。弟去聲。○此本立而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彼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行道也。狷者。志極高。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百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也。善矣。恒。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胡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

又辭承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進也。承。子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

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子曰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意。尹

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

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

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

焉。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怨小人之私而刻。大理人欲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

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為士也。

論語卷之七

可以即伐矣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其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其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道。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此亦原憲也。有爲也。

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則有此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顯。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

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德

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南

宮造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造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造古。活反。羿音。謂羿五報

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

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臧。春秋傳。作澆。泥之子也。

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

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

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造之意。蓋以羿臧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造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子曰為命。禘

也。愛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子曰為命。禘

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

產潤色之。禘。婢之反。謀。時林反。○禘。謀以下四人。

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

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

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

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

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

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

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

之學則槩乎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其未有不聞也

**子曰孟公綽**  
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

**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  
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綽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

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持以與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言不愛其生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

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是

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

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止

其然豈其然乎

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

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

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

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

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

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

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揚氏曰。武仲卑辭請後

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

意之法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

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

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

詭道。猶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

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子路曰桓公殺

公子糾。名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黜反。名音卻。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名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

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諸

管名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

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管仲曰。君事。管仲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

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

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

其利澤及人。則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

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被皮寄反衽而審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豈若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申狄之俗也。

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糾之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琚。魏徵不死。建威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善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蓋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也。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論語卷之七

十四

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陳成子弑簡公。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十四年。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朝音潮。是時孔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殺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三子。三子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邪。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

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爭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識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止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也。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汗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程子曰。為己。欲

得之於已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遠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及魯，故伯玉使人來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玉，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蓋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

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重出。○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艮卦之象，辭也。曾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子曰：君子道者二，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自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之言，其序有。○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天我則不暇。夫音扶。○方，埒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

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陳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毀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子曰不患人之不巳知患其不能也至如此○子曰不患人之不巳知患其不能也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子曰不逆詐不德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德未見而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德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德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德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各呼夫子而辭甚居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

依依也為佞言其勢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則亦奚足尚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或人所稱書德謂子曰何以報德矣則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將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報之乎以直報怨以直報怨於其所怨者愛憎取所謂直也於其所怨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譬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

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夫自歎以發問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自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達矣。○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音朝。

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火。夫子服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丁同。○天下無道。地。去亂國。其次辟色。禮貌衰。其次辟言。有違言而適治邦。其次辟色。而禮貌衰。其次辟言。有違言而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子曰作者七人矣。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子曰作者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曰是知

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者。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溷則厲淺則揭。硜。莫已知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授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

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子張曰。書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其義。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禀命。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已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脩己  
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  
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  
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  
以抑子路使反求諸道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  
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  
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  
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  
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原  
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  
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  
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故  
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  
踣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踣踞以待之也述

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  
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  
足骨也孔子既賞之而因以所曳  
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踣踞然○闕黨童子將  
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闕黨黨名童子未  
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  
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吾見其居於  
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此禮童子當偶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  
也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  
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  
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七終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卅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陳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孔子去。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子

論語卷之八

二十一



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

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對曰然非與方信

疑蓋其積學功至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

而亦將有得也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

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

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離之

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

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斲之曰唯若子貢則

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

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

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

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子曰由

知德者鮮矣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

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

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子曰無

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

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

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已

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

已○子張問行之意也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

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

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興

狄二千五百家為州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

論語卷八

四書

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輔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子張書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奮猶可行也。○程子曰。諸紳。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信。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如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揚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

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入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

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為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顏淵問為邦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之資而已

**子曰行夏之時**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入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

**乘殷之輅**輅音路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周之冕**周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

**服周之冕**周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

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樂則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韶舞**取其盡美**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治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入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何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

矣。○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已矣。平。歎其終不○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米聲。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



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並去聲。衆好之。並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衆惡之。衆好之。而察之。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大也。道外無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過也。過而能改。則復也。弘入。○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人于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

謀食。耕也。飪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

憂貧。飪。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問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莊。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問之。則所知者。在我而無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

此句放

善也

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

則善有諸已

此句放

知及之

仁能守之

莊以蒞之

動之不以禮

未善也

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

則善有諸已

此句放

善也

而大本立矣。泣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知德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不可。一長取。○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未嘗殺一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以仁為已。下章放此。

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子曰：君子貞而不諛。貞，止而固也。諛，則不擇是非。○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後，與而必於信。○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食。後，與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備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子曰：辭達而已矣。辭，取而止。不以富麗為工。○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過反。○師，樂師。瞽者，冕名。

再言某在期。聖舉在坐之人。以誦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相。助也。古者。警必有相。其道如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識。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李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李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顓。冉有李路見於孔子。曰。李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通反。○按左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于路嘗從孔子。孔子曰。求自衛。反魯。再仕李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曰。求

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冉求為李氏聚。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

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扶。○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李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二。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李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李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冉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李孫以天子。非之。故。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歸谷於李氏。論語卷之八



任平聲焉於度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  
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  
諫諫而不聽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積中是誰之過與兒徐履反柙戶甲反積音獨與  
平聲○兕野牛也柙檻也積置  
也言在柙而逸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  
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  
責冉有曰今天纘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  
為子孫憂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  
邑此則冉求之節辭然亦可見其實與  
季氏之謀矣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  
辭夫音扶舍上聲○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公安謂上  
下相安李氏之欲取纘與患寡與貧耳然是  
時李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  
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知則不患  
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  
德以來之夫音扶○內治脩然後  
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  
以來之亦不  
當勤兵於遠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  
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  
而素不能輔之  
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  
纘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勤干  
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纘與而在蕭牆之  
內也于牆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  
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顯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政止者。宜亦多矣。伐顯與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受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口使不敢言也。○孔子曰。祿之去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孔子曰。祿之去

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

孫微矣。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宜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孔子曰。益

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則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

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

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鬥，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不得，不與之矣。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侮聖人之言。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

它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

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揚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

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真知之矣。語。蓋古語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也。首陽。山。其斯之謂與。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

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陳亢問於伯魚曰。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語。

子亦有異聞乎九音剛○尤以私意窺對曰未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陳亢退而喜  
 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去  
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邦君之妻君稱  
 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

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八終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  
六章

朱熹集註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乳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前往拜其門。故歐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四書

論語卷九

一〇七

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  
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非不欲  
往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  
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  
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  
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  
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辨  
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訕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  
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訕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  
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訕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  
信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  
性固有善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  
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  
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  
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  
何相近○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此  
之有哉

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  
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  
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  
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  
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  
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  
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  
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  
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  
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  
弦歌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  
也○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子游對曰昔者偃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使也

易夫聲。○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

武城雖小亦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必教以禮樂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

多不能而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眾人

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

自實其○公山弗擾以費畔名子欲往弗擾季氏

戲也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未之也何必公山氏之

之也無所往矣○末無也。言道既不行。子曰夫名我

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

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

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週

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子張問仁於孔子孔

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

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

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

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

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

前後文體○佛肸名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大不相似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

中牟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澆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子曰

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磷薄也涅洗卑物言

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吾豈匏瓜也哉

焉能擊而不食焉於處反○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

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

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

佛肸之名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

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

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子曰由也女聞六

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蔽遮掩也居吾語女

去

聲○祀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奸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奸知並去聲○六言皆美

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

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

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為善其失之

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

信曰直又皆○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所以救其偏也○小子

也弟子詩可以興感發可以觀考見可以羣和而

以怨怨而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經者所宜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  
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  
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道之地而一物無  
所見一步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

云鐘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

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  
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  
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  
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  
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  
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

者要須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

之盜也與荏在而審反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

實益名而常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

畏人知也○子曰道聽而塗說

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道聽塗說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庸惡阻 ○子曰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

不能得之謂患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殺父與君

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其氣失也。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者，志願大，高，驕，謂不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狹，角，陷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知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

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朱去聲。覆，芳服反。○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言。語觀聖人，而不察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而問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顯示于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

言。

言若顏子則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孺悲欲見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基下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楸之火冬取柞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

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不敢強為爾爾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羸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音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音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音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

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

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陵而及之爾。○子曰。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之不

可爾。○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

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上

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

諫反。○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

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惡。徼

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變。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子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孫遠並去聲。○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四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狂而受辱，比干受之，而全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二，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

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

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

言而亡之矣。○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

行，魯二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

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

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齊人

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

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同者也

言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

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

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

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消土刁反辟去聲耒音憂○滔滔流

徒與之與平聲消土刁反辟去聲耒音憂○滔滔流

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交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榮澤。自謂。穰。覆。種也。亦不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交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志。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不敢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蓀徒甲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

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于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賢音嗣。見賢。通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與之意。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



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爲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秦伯同。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

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日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慮亦可見矣。斷髮交身。裸以爲飾。隱居獨我。則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遜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善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

見賢人。是以孟子語東。○大師摯適齊。大音秦。○  
 惠亦必以孔子斷之。○大師摯適齊。○大師摯適齊。○  
 官之長摯。○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其名也。○飯扶晚。反。繚音了。○亞飯以下。○鼓方叔入於河。○  
 以樂備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  
 鼓者。方叔。播鼗。武入於漢。○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  
 而搖之。則旁耳。自。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  
 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  
 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  
 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  
 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  
 河。踏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  
 我。期日而可。○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  
 豈虛語哉。

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

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

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周有八

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駟鳥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入土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終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會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會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

可已矣致命謂委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

有焉能為亡焉於度反亡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

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

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小卜之屬泥不通也。○揚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

日新而不失。○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求及乎力行而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

自欺故必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

以重其過。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

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

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

有意於交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

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信謂誠意惻

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

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入能先

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子

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酒色賣反。掃，素報反。○

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子夏聞之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聞之

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誦人

非以其未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之。但

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

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

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

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貴

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

小者，逆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者，

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而優則仕。優者餘力也。任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子游曰：喪致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子游曰：吾友張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少○曾子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堂，容貌之盛言。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曾子曰：吾聞諸

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膚

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孟氏使陽膚

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精

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

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下

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

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

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

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

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

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叔孫武叔語

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武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

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甲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

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

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

宜乎此夫子指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犬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

也升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章九三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容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舜亦以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未絕矣戒之也命禹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尙黑未變其祀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來

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亦於此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此於武王之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者

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子張問於孔子。湯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勞味反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度反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去出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詖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

耳目無所加。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